

O. HENRY
CLASSIC WOR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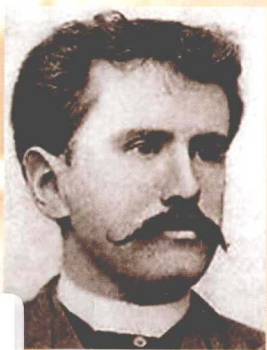
新译经典·英汉对照

欧·亨利

经典代表作

心与手·女巫的面包·财神与爱神
红酋长的赎金·最后一片常春藤叶·二十年后

【美】欧·亨利◎著 青闰 宰倩◎译注



《心与手》：警长为了让罪犯有些面子，不要给他造成心灵的重负，虽然他犯了罪，但他应该有作为人的基本尊严，体现了一种人性深处的美好。

《女巫的面包》：艺术家需要陈面包，而女主人好心加入的奶油使其作品成了一张废纸。

《财神与爱神》：在小洛克韦尔送心爱女子的途中突然遭遇堵车，为他的表白赢得了时间……

《红酋长的赎金》：一个小孩子把两个绑架者玩得团团转，不但没有认为自己被绑架而害怕，反而觉得自己处在一个快乐天地里。

《最后一片常春藤叶》：歌颂了老画家为了挽救年轻画家而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感人故事。

《二十年后》：命运作弄了这一对昔日的好伙伴，20年后成为势不两立的警察与匪徒。韦尔斯坚持了原则，也顾及了友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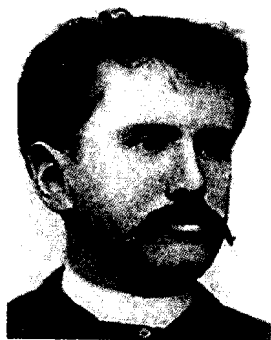
中国致公出版社

O. HENRY
CLASSIC WORKS

欧·亨利

经典代表作

【美】欧亨利◎著 青闰 宰倩◎译注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亨利经典代表作：英汉对照 / (美) 亨利 (Henry, O.)
著；青闰，宰倩译注.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2. 12
(世界名著珍藏版)

ISBN 978-7-5145-0389-0

I. ①欧… II. ①亨… ②青… ③宰…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
读物②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294672号

出 版 人：刘伟见

选题策划：凌 子

责任编辑：董拯民 扬 帆 封面设计：程 艳

责任印制：王秀菊 责任校对：韩 颐 杨 红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牡丹园北里甲 2 号 邮编 100191

电 话：010-82259658 (总编室) 62082811 (编辑部)
010-66168543 (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880毫米×1230毫米 开本：1/32

印 张：8.25 字数：279千字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8.80元 (凡拥有iPhone, iPad, iTouch的读者到App Store中搜索“世界名著珍藏版”下载应用程序)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欧·亨利（1862～1910），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William Sydney Porter)，美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被评论界和契诃夫、莫泊桑并列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大师。

1862年9月11日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波罗小镇一个医师家庭，欧·亨利15岁便开始在药房当学徒，20岁时因健康原因去得州的一个牧场当了两年牧牛人，积累了对西部生活的亲身经验。1884年后，他做过会计员、土地局办事员和新闻记者。他还办过《滚石》幽默周刊，并在休斯敦一家日报上发表幽默小说和趣闻逸事。1887年，亨利结婚并生了一个女儿。正当他的生活安定之时，一件事情却改变了他的命运。1896年，奥斯汀银行指控他在任职期间盗用资金。为了躲避受审，他逃往洪都拉斯。1897年，他回家探视病危的妻子而被捕入狱。在狱中，他担任药剂师，创作第一部作品的起因是为了给女儿买圣诞礼物，但因为犯人的身份，他不敢使用真名，就用一部法国药典编者的名字作为笔名，在《麦克吕尔》杂志发表。1901年，因“行为良好”提前获释，他来到纽约专事写作。

欧·亨利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创作了300多篇短篇小说，收入在《白菜与国王》(1904)、《四百万》(1906)、《西部之心》(1907)、《市声》(1908)、《滚石》(1913)等集子里，其中以描写纽约曼哈顿市民生活的作品最著名。他把那里的街道、小饭馆、破旧公寓的气氛渲染得栩栩如生，有“曼哈顿的桂冠诗人”的美称。他还以骗子的生活为题材，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力图表明道貌岸然的上流社会里有不少人就是高级骗子。

《心与手》：一位女士在火车上遇到了老朋友，却发现老朋友的一只手和另一个人的手用手铐铐在了一起。女士开始非常惊讶，朋友也很

尴尬，但此时另一个被手铐铐着的人解释了这一切，说自己是罪犯，她的朋友是警长。女士开始和朋友攀谈起来。故事即将结束，却在另外两个旅客的对话中达到高潮。原来，女士的那位朋友不是警长，而是真正的罪犯。

《女巫的面包》：一个面包店女主人喜欢上了经常在她这里买陈面包的艺术家，面包店女主人因为爱他，以为他一边做画一边吃陈面包而同情，在一天的陈面包里加了两大勺奶油，后来才知道，艺术家买陈面包是为了擦去画错的铅笔印，女主人好心加入的奶油使其作品成了一张废纸。

《麦琪的礼物》：为了给丈夫买一条白金表链作为圣诞礼物，妻子卖掉了一头秀发。丈夫出于同样的目的，卖掉了祖传金表，为妻子买了一套发梳。尽管彼此的礼物都失去了使用价值，但他们从中获得比情感更重要的东西。

《二十年后》：威尔斯从一个迟钝的老实人成为一名干练的巡警，鲍勃则从一个不甘平庸的聪明人成为一个不法之徒。命运作弄了这一对昔日的好伙伴，20年后成为势不两立的警察与匪徒。威尔斯坚持了原则，也顾及了友谊。

《财神与爱神》：洛克韦尔深信再多的金钱也买不来爱情。在小洛克韦尔送心爱女子的途中突然遭遇堵车，为他的表白赢得了时间，从而博取了姑娘的芳心。最后，他的父亲却说出了原来是他用钱收购了当时街上的司机和警察，形成了一场堵车事故，从而为儿子的爱情事业奉献了时间。

《红酋长的赎金》：一个小孩子把两个绑架者玩得团团转，不但没有认为自己被绑架而害怕，反而觉得自己处在一个快乐天地里。

《最后一片常春藤叶》：以一片叶子为线索，歌颂了老画家为了挽救年轻画家而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感人故事。

《警察与圣歌》：索比在冬天即将到来时，开始为进入他的冬季寓所作出努力，使尽各种办法想让警察逮捕他，但都没有成功。正当他受

到教堂中圣歌音乐的感化，决定放弃过去的生活，重新开始时，却被警察抓了起来。

欧·亨利的作品构思新颖，语言诙谐，结局常常出人意外，又因为描写了众多人物，富有生活情趣，被誉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欧·亨利善于利用双关语、讹音、谐音和旧典新意，生动活泼，妙趣横生，被喻为“含泪的微笑”。他还以准确的细节描写，制造与再现气氛，尤其是大都会夜生活的气氛。

欧·亨利善于设计情节，埋下伏笔，作好铺垫，最后在结尾处突然让人物的心理情境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或使主人公命运陡然逆转，使读者豁然开朗，柳暗花明，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令人拍案称奇，从而造成独特的艺术魅力。欧·亨利把小说的灵魂全都凝聚在结尾部分，让读者在平淡无奇而又诙谐风趣娓娓动听的描述中，不知不觉进入作者精心设置的迷宫，直到最后，犹如电光闪过，照亮了先前隐藏的一切，给读者最后一个惊喜，因此这种“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局被称为“欧·亨利式的结尾”。

描写小人物是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最引人瞩目的内容。欧·亨利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深谙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同时也切身感受过统治阶层制定的法律对穷人是如何无情。因此，他把无限的同情都放在穷人一边。在他的笔下，穷人具有纯洁美好的心灵、仁慈善良的品格和真挚深沉的爱情。然而，他们命运多舛、孤立无援、食不裹腹、身无居所。

欧·亨利给美国的短篇小说带来了新气息，他的作品因而久享盛名，并具有世界影响。从题材的性质来看，欧·亨利的作品大致分为3类：一类以描写美国西部生活为主；一类写的是美国大城市的生活；一类则以拉丁美洲生活为背景。这些不同的题材显然与作者一生中几个主要生活时期的不同经历密切相关。

欧·亨利的小说通俗易懂，无论发生什么，无论发生在何处，无论

主人公是何人，他的故事写的都是世态人情，具有浓郁的美国风味。

欧·亨利小说中感人至深的落魄小人物在艰苦的求生环境中，仍能对他人表现出真诚的爱与关怀，作出难能可贵的牺牲。所有这些都未必称得上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小人物们日常完成的小事，但正在这些小事上，他们达到了至善至美的精神境界。

欧·亨利对恶具有同样的敏感，对美国这个名利场上的伎俩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欧·亨利笔下的善与恶并不是泾渭分明，它们之间具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其中存在着良心发现、幡然悔悟和重新做人的种种可能性。

欧·亨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善于捕捉和把握生活中的典型场面，在一个个生活的片断里，处于两难中的主人公必须面对抉择，这时不仅能集中刻画人物心理，也能充分展示生活中固有矛盾，将情节剪裁得恰到好处，达到一种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奇效，这正是短篇小说成功的关键。

欧·亨利的小说在艺术处理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们的“意外结局”。情节的发展似乎明明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结果却出其不意。这意外的结局往往令人宽慰，即便是悲哀的结局，也常包含着某种光明之处，这就是所谓“带泪的微笑”。

两难的处理和意外的结局往往产生令人啼笑皆非的幽默效果，在欧·亨利的小说中，幽默贯穿始终，有的专门是为幽默而幽默。他在《幽默家自白》中写道：“我的笑话的性质和善亲切，绝不流于讽刺，使别人生气。”这句话也适用于欧·亨利本人，他讽刺，但不流于讽刺，他的嘲讽和幽默通常富有善意，有时能令人震惊地揭示出人生的真谛，体现了欧·亨利透视生活的能力。欧·亨利的语言本身也充满了夸张和幽默，而幽默能直到淡化事物悲剧性的作用，使大众读者更能接受。

这也正是百年来欧·亨利的小说在全世界始终拥有大量读者的根本原因。

目 录

Hearts and Hands

心与手 / 1

Witches' Loaves

女巫的面包 / 7

By Courier

爱情信使 / 16

After Twenty Years

二十年后 / 25

A Retrieved Reformation

洗心革面 / 33

The Princess and the Puma

公主与美洲狮 / 51

The Cop and the Anthem

警察与圣歌 / 65

The Gift of the Magi

麦琪的礼物 / 80

A Double-Dyed Deceiver

双重骗子 / 92

The Romance of a Busy Broker

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 101

The Mammon and the Archer

财神与爱神 / 110

The Love-Philtre of Ikey Schoenstein

埃基·舍恩斯坦的媚药 / 124

The Last Leaf

最后一片常春藤叶 / 136

The Exact Science of Matrimony

精确的婚姻学 / 150

The Furnished Room

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 164

Springtime A La Carte

菜单上的春天 / 180

A Service of Love

爱的牺牲 / 194

The Ransom of Red Chief

红酋长的赎金 / 207

The Passing of Black Eagle

消逝的黑鹰 / 232

Hearts and Hands

At Denver there was an **influx**¹ of passengers into the coaches on the eastbound B. & M. express. In one coach there sat a very pretty young woman dressed in elegant taste and surrounded by all the **luxurious**² comforts of an experienced traveler. Among the newcomers were two young men, one of handsome presence with a bold, frank **countenance**³ and manner; the other a **ruffled**⁴, glum-faced person, heavily built and roughly dressed. The two were handcuffed together.

As they passed down the aisle of the coach the only vacant seat offered was a **reversed**⁵ one facing the attractive young woman. Here

心与手

丹佛站，一群乘客拥进了东去的B&M快车车厢。其中一个车厢里坐着一位非常漂亮、衣着优雅的年轻女郎，她身边放满了奢华舒适的生活用品，显然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游客。在刚上来的乘客中有两个年轻人：一个风度翩翩，刚毅坦率；另一个满脸皱纹，面色忧郁，身材魁梧，穿着邋遢。两个人的手铐在一起。

他们穿越过道时，车里唯一的空位朝向车尾，面对那个迷人的年轻女郎。这两个铐在一起的人坐在了这里。年轻女人的目光悠远冷淡，飞快地落

-
1. **influx** /'ɪnflʌks/ *n.* 大量涌入，大量抵达
 2. **luxurious** /lʌg'zjuəriəs/ *adj.* 奢华的，豪华的
 3. **countenance** /kauntɪnəns/ *n.* 面容，沉着
 4. **ruffled** /rʌfld/ *adj.* 起皱的
 5. **reversed** /rɪ'veɪst/ *adj.* 颠倒的，反向的

the linked couple seated themselves. The young woman's glance fell upon them with a distant, swift disinterest; then with a lovely smile brightening her countenance and a tender pink tingeing her rounded cheeks, she held out a little gray-gloved hand. When she spoke her voice, full, sweet, and **deliberate**⁶, **proclaimed**⁷ that its owner was accustomed to speak and be heard.

“Well, Mr. Easton, if you will make me speak first, I suppose I must. Don't you ever recognize old friends when you meet them in the West?”

The younger man roused himself sharply at the sound of her voice, seemed to struggle with a slight embarrassment which he threw off instantly, and then clasped her fingers with his left hand.

“It's Miss Fairchild,” he said, with a smile. “I'll ask you to excuse the other hand; “it's otherwise engaged just at present.”

He slightly raised his right hand, bound at the wrist by the shining “bracelet” to the left one of his companion. The glad look in the girl's eyes slowly changed to a bewildered horror. The glow faded from her cheeks. Her lips parted in a vague, relaxing distress.

在他们身上；随后，她的脸上泛起了可爱的微笑，丰润的面颊微微飞起了柔柔的粉红色，她伸出一只戴着灰手套的小手。她说话时的声音圆润、甜美、从容，表明它的主人习惯于说话，也习惯于让别人听她说话。

“噢，伊斯顿先生，如果你让我先说话，我想我必须这样。你在西部碰见老朋友还认不出来吗？”

听到她的声音，那个比较年轻的人猛地惊醒，似乎有点儿尴尬，但立刻又恢复了常态，随后用左手握了握她的手。

“这不是娇娃小姐吗，”他面带微笑说。“我要请你原谅我的右手，它现在另有用处。”

他微微扬起右手，露出与同伴的左手腕扣在一起的那副闪亮的“手镯”。那个姑娘的快乐眼神慢慢变得迷惘恐惧，脸颊上褪去了绯红，嘴唇微

6. **deliberate** /di'libereit/ *adj.* 从容不迫的，沉着的

7. **proclaim** /prə'kleim/ *vt.* 正式公开地宣布，清楚地显示出

Easton, with a little laugh, as if amused, was about to speak again when the other forestalled⁸ him. The glum-faced man had been watching the girl's countenance with veiled glances from his keen, shrewd eyes.

“You'll excuse me for speaking, miss, but, I see you're acquainted with the marshal⁹ here. If you'll ask him to speak a word for me when we get to the pen he'll do it, and it'll make things easier for me there. He's taking me to Leavenworth prison. It's seven years for counterfeiting¹⁰.”

“Oh!” said the girl, with a deep breath and returning color. “So that is what you are doing out here? A marshal!”

“My dear Miss Fairchild,” said Easton, calmly, “I had to do something. Money has a way of taking wings unto itself, and you know it takes money to keep step with our crowd in Washington. I saw this opening in the West, and—well, a marshalship isn't quite as high a position as that of ambassador, but—”

启,显得有些紧张。伊斯顿好像是被逗乐了,微微笑出了声,正要再次开口,同伴却抢在了前面。那个脸色阴沉的人眼睛敏锐狡黠,一直偷偷地盯着姑娘的面容。

“小姐,请原谅我开口说话,但我看得出你跟这位法警熟悉。如果你请他在我们到达监狱时给我美言几句,他会听你的,这样我在那里的日子就会好过些。他要带我去利文沃斯监狱。因伪造罪被判7年。”

“噢!”姑娘深吸了口气说,脸上又绯红了起来。“这么说,这就是你在这里的工作了?当一名法警!”

“我亲爱的娇娃小姐,”伊斯顿平静地说,“我不得不找一份工作干。钱来得容易去得快,在这里要过像在华盛顿一样的生活,要花费好多钱。我看到西部这个职位空缺,然后——当然,法警的职位不如大使的职位那样高,不过——”

8. forestall /fɔ:'stɔ:l/ vt. 抢先, 领先

9. marshal /mɑ:'ʃəl/ n. 法警, 市司法官

10. counterfeit /kauntə'feit/ n. 伪造, 假冒

“The ambassador,” said the girl, warmly, “doesn’t call any more. He needn’t ever have done so. You ought to know that. And so now you are one of these **dashing**¹¹ Western heroes, and you ride and shoot and go into all kinds of dangers. That’s different from the Washington life. You have been missed from the old crowd.”

The girl’s eyes, **fascinated**¹², went back, widening a little, to rest upon the glittering handcuffs.

“Don’t you worry about them, miss,” said the other man. “All marshals handcuff themselves to their prisoners to keep them from getting away. Mr. Easton knows his business.”

“Will we see you again soon in Washington?” asked the girl.

“Not soon, I think,” said Easton. “My butterfly days are over, I fear.”

“I love the West,” said the girl **irrelevantly**¹³. Her eyes were shining softly. She looked away out the car window. She began to speak truly and simply without the gloss of style and manner:

“大使，”姑娘热情地说，“再也没有来过电话。他也不必那样做。你应该知道。再说，你现在是一名出色的西部英雄，骑马、射击，历尽艰险。那与华盛顿的生活截然不同。老朋友们都念着你。”

姑娘微微睁大眼睛，迷人的目光又落在了那副闪亮的手铐上。

“小姐，别为它们担心，”伊斯顿的同伴说。“所有法警都将自己和罪犯铐在一起，以防他们逃跑。伊斯顿先生精通这一行。”

“我们会很快在华盛顿见到你吗？”姑娘问道。

“我想，不会很快，”伊斯顿说。“我怕，我的像蝴蝶一样逍遥的日子到头了。”

“我爱西部，”姑娘风马牛不相及地说，眼睛闪着温柔的光泽。她移开目光，望着车窗外，开始真诚简单地说了起来，没有客套和矫饰：“我和妈妈这个夏天是在丹佛过的。父亲身体不太好，她一周前回家去了。我可以在西部

11. **dashing** /dæʃɪŋ/ *adj.* 有锐气（干劲）的

12. **fascinate** /fæʃineɪt/ *vt.* 使着迷，使神魂颠倒

13. **irrelevantly** /ɪ'relɪvəntli/ *adv.* 离题地

“Mamma and I spent the summer in Denver. She went home a week ago because father was slightly ill. I could live and be happy in the West. I think the air here agrees with me. Money isn't everything. But people always misunderstand things and remain stupid—”

“Say, Mr. Marshal,” growled¹⁴ the glum-faced man. “This isn't quite fair. I'm needing a drink, and haven't had a smoke all day. Haven't you talked long enough? Take me in the smoker now, won't you? I'm half dead for a pipe.”

The bound travelers rose to their feet, Easton with the same slow smile on his face.

“I can't deny a petition¹⁵ for tobacco,” he said, lightly. “It's the one friend of the unfortunate. Good-bye, Miss Fairchild. Duty calls, you know.” He held out his hand for a farewell.

“It's too bad you are not going East,” she said, reclothing herself with manner and style. “But you must go on to Leavenworth, I suppose?”

快乐生活，我想这里的空气适合我。金钱不是一切。可人们总是对事物产生误解，执迷不悟——”

“喂，法警先生，”那个脸色阴沉的人咆哮道。“这太不公平了。我要喝点儿什么，而且我一天都没抽烟了。你们聊够了没有？现在把我带到抽烟车厢去，行吗？我想抽烟都快想死了。”

两个铐在一起的乘客站起来，伊斯顿脸上带着同样的迟缓的笑容。

“我无法拒绝抽烟的请求，”他轻声说道。“不幸的人总是与它为伴。再见，娇娃小姐。公务在身，你知道。”他伸出一只手道别。

“你不不去东部真是太糟了，”她说，举止和风度恢复如初。“但我想你必须去利文沃斯吧？”

14. growl /graul/ v. 咆哮，粗声大气，低吼

15. petition /pi'tiʃən/ n. 请求，恳求，请愿

“Yes,” said Easton, “I must go on to Leavenworth.”

The two men sidled¹⁶ down the aisle into the smoker.

The two passengers in a seat near by had heard most of the conversation. Said one of them: “That marshal’s a good sort of chap. Some of these Western fellows are all right.”

“Pretty young to hold an office like that, isn’t he?” asked the other.

“Young!” exclaimed the first speaker, “Why—Oh! didn’t you catch on? Say—did you ever know an officer to handcuff a prisoner to his right hand?”

“是的，”伊斯顿说，“我必须去利文沃斯。”

两个人侧身而行，沿着过道进了抽烟车厢。

旁边座位上的两个乘客听到了这大部分的对话。其中一个说：“那法警是个好人。有些西部人真不赖。”

“年纪轻轻就担任这样的职位，不是吗？”另一个说。

“年纪轻轻！”刚才说话的那个人大声说道，“啊——噢！难道你不明白吗？喂——你见过将囚徒铐在自己右手上的法警吗？”

16. sidle /saidl/ v. 侧身而行，横着走

Witches' Loaves

Miss Martha Meacham kept the little bakery on the corner (the one where you go up three steps, and the bell tinkles¹ when you open the door).

Miss Martha was forty, her bank-book showed a credit of two thousand dollars, and she possessed two false teeth and a sympathetic² heart. Many people have married whose chances to do so were much inferior to Miss Martha's.

Two or three times a week a customer came in in whom she began to take an interest. He was a middle-aged man, wearing spectacles³ and a brown beard trimmed to a careful point.

女巫的面包

玛莎·米查姆小姐在拐角处开了一家小面包店（就是你走上3级台阶，打开门时，门铃丁当作响的那种小店）。

玛莎小姐40岁，银行存折显示她有2000美元存款，她还有两颗假牙和一颗同情心。许多运气完全不如玛莎小姐的人都已经结婚了。

有一个顾客每周到店里来两三次，玛莎小姐开始对他产生了兴趣。他是个中年人，戴着眼镜，棕色胡子修剪得齐齐整整。

-
1. tinkle /'tɪŋkl/ *vi.* 丁当作响
 2. sympathetic /ˌsɪmpə'tetɪk/ *adj.* 有同情心的
 3. spectacles /'spektə(ə)lz/ *n.* 眼镜

He spoke English with a strong German accent. His clothes were worn and darned in places, and wrinkled and baggy in others. But he looked neat, and had very good manners.

He always bought two loaves of stale⁴ bread. Fresh bread was five cents a loaf. Stale ones were two for five. Never did he call for anything but stale bread.

Once Miss Martha saw a red and brown stain on his fingers. She was sure then that he was an artist and very poor. No doubt he lived in a garret⁵, where he painted pictures and ate stale bread and thought of the good things to eat in Miss Martha's bakery.

Often when Miss Martha sat down to her chops⁶ and light rolls and jam and tea she would sigh, and wish that the gentle-mannered artist might share her tasty meal instead of eating his dry crust⁷ in that draughty⁸ attic. Miss Martha's heart, as you have been told, was a sympathetic one.

他说英语时带有浓重的德国口音，衣服有的地方磨损，打着补丁，有的地方皱皱巴巴，松松垮垮。但是，他看上去整洁，很有礼貌。

他总是买两块陈面包。新鲜面包5分钱一条。陈面包5分钱两条。除了陈面包，他从来不买其他东西。

有一次，玛莎小姐看到他手指上有一块红褐相间的污斑，于是确信他是一位艺术家，而且很穷。毫无疑问，他住在阁楼，在那里一边作画，一边吃陈面包，一边想着玛莎小姐面包店里各种好吃的东西。

每当玛莎小姐坐下吃排骨、松软的面包卷、果酱、喝茶时，常常会叹息，希望那个温文尔雅的艺术师能分享她的可口饭菜，而不是在四面透风的阁楼里啃吃干面包皮。我曾经说过，玛莎小姐有一颗同情心。

4. stale /steil/ *adj.* 不新鲜的，变味的，走味的

5. garret /gærət/ *n.* 顶楼，阁楼

6. chop /tʃɒp/ *n.* 排骨

7. crust /krɒst/ *n.* 面包皮，硬面包片

8. draughty /dra:fti/ *adj.* 通风良好的